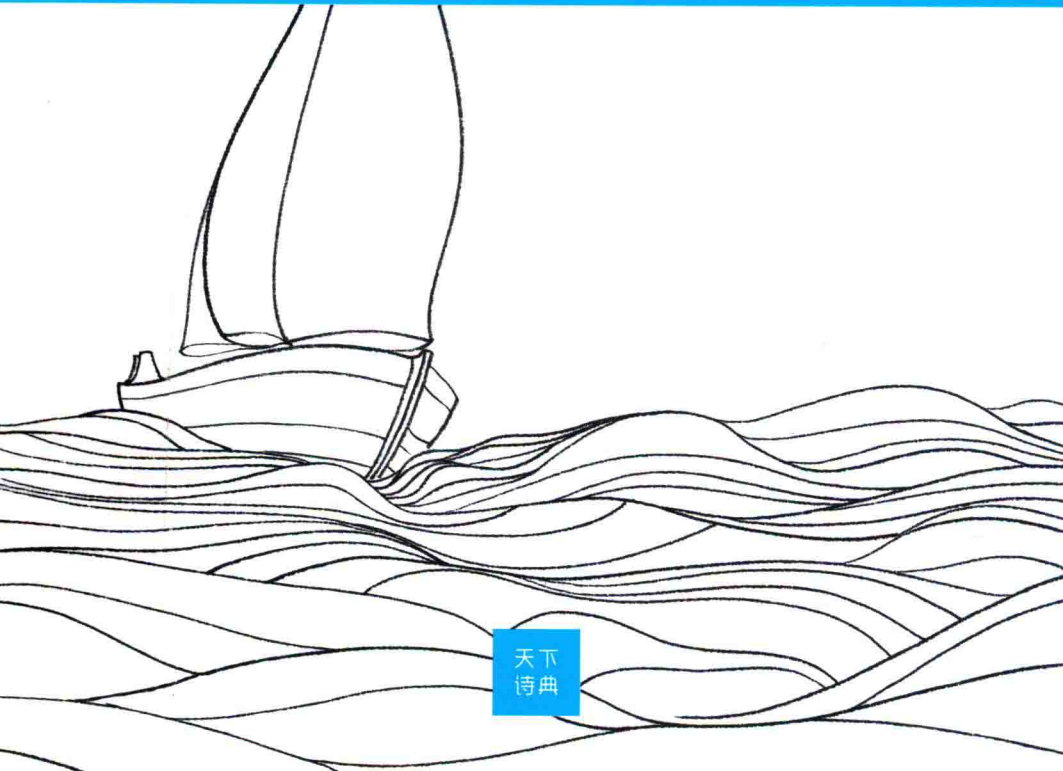




The Complete Poems
Of Rimbaud

兰波诗歌全集

[法] 兰波 著 葛雷 梁栋 译 费尔南·莱热 图



天下
诗典



兰波诗歌全集

[法] 兰波 著 葛雷 等译

 北京燕山出版社
BEIJING YANSHAN PRESS

天下
诗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兰波诗歌全集 / (法) 兰波著 ; 葛雷, 梁栋译.

-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6. 1

ISBN 978 - 7 - 5402 - 4015 - 8

I. ①兰… II. ①兰… ②葛… ③梁… III. ①诗集 - 法国 - 近代

IV. ①I565.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97214 号

兰波诗歌全集

[法] 兰波 著

葛雷 梁栋 译

费尔南·莱热 图

责任编辑 / 师艳茹 金新芳

装帧设计 / 小 贾 张 佳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西城区陶然亭路 53 号 邮编 100054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10 插页 16 字数 232,000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译 序

兰波是十九世纪后期一位极引人注目的天才诗人，他对法国抒情诗，尤其是散文诗所做出的贡献是相当大的。因而不只是罗兰·巴特等这些先锋派的批评家认为如果没有兰波等人开拓性的创造则没有二十世纪的法国现代诗，即使是最为正统的学院派批评家，也认为兰波是法国诗歌史上的一位卓越的诗人，他的诗歌创作和独特风格的确立，“并不是一般风格的练习，而是在对一种语言加工中在张力方面所创造出的惊人的结果”^①，是对于“未知”和“存在深度”的一种探索和冒险。

兰波在散文诗方面所创造的崭新的叙事方式将诗歌的语言节奏和精神的灵动韵律结合起来，在法国象征派诗人中别具一格，并在摧毁了笛卡尔式的自我（古典式的）和浪漫派的自我之后，使诗歌中的自我成为一种带有了绚丽色彩和神秘无比的认知主体，使诗歌在其自由而自然的美学倾向上获得了一种新的生命，获得了一种独特的美学力量，从而他的成就也便超越了前浪漫派的帕尔尼、浪漫派的奈瓦尔和后来的贝尔唐、洛特阿蒙等，其激进的诗学追求及美学探索，特别是在对艺术的超自然力的神秘性的追求上成为后来超现实主义的理论基础。因而在法国文学的文体革新和革命方面做出了惊人的贡献。

① 布吕奈尔语。

从这个角度上说，在将诗歌的艺术创造与人的生命存在相结合上，兰波表现出一种崭新的诗学观念。一方面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真谛相通，当艺术不仅是一种生活的装饰品，而是其人本身的存在与自身的艺术方式时，兰波的理论便成为令人刮目相看的一种新的艺术美学；另一方面，兰波的诗歌创造本身所显示出与生俱来的天才与聪颖，它们就艺术对一般约定俗成的现实存在的超越性的捕捉与表现，有着现代主义艺术中最赫然生辉的魅力。因而兰波不仅成为超现实主义的偶像，同时也成了现代主义一切具有激进倾向的文学派别所格外重视的诗人。兰波的诗歌于二十世纪初相继出版了不同版本的全集，但迄今为止，他的作品有些还是颇富争议性的。因为他常常将自己的诗歌在不满意时烧掉，因而给人们研究他带来了不少麻烦和困难。但人们对兰波的研究兴趣随着超现实主义思潮的兴起和现代主义艺术的发展而日趋浓郁。

—

兰波（Jean Nicolas Arthur Rimbaud，1854—1891）生于法国北部省份阿登纳的一个与比利时交界的僻远的小城查维勒。这是一个贫瘠而荒凉又充满着资产阶级气味的小城。由于他的聪颖和叛逆性格对自己的故乡总是持否定态度，在他的诗歌里经常出现对这里的现象表示厌憎的态度。“我的故城是外省城市中最最愚昧的城市。”

石头总是散发着故土的气息，
你看这一堆堆带土的石子，
在因发情而庄严战栗的乡野
耸立于沉重麦田的田畔，突起于蜿蜒的小路间，

陪衬着挂满青杏的焦枯灌木，
点缀着黑桑树的疤节和玫瑰花般的牛粪。

——《初领圣体》

而在城内的景象则充满典型的资产阶级化了的气氛与特征：

在那被圈成平庸的草坪的广场上，
树木花草一切都显得正儿八经的模样，
所有的资产者被高热窒息得麻木呆僵，
每个星期四的晚上都满怀妒美的愚蠢心肠。

花园里军乐队的喻嚶
用木笛华尔兹的旋律将只只波兰式的缨帽摇荡，
一个身姿油滑的人转着圈子挤入舞者的前列，
公证人挂着他那带数字的小首饰东摇西晃……

——《音乐》

在兰波充满了尖锐嘲讽笔调的诗歌里，对自己的故乡几乎没有半点赞颂之词。兰波的父亲是一位职业军官，久在外地驻防，与妻子情感不合并兰波很小的时候离异。母亲是一位颇为能干却又极专断的女性，她对兰波的管束极严，她的一切意愿是绝对不能违抗的：

盛夏，在令人迟木的炎热中
他钻进茅厕去追寻一丝凉意，
不顾气味充鼻静静地遐想。

.....

发发慈悲吧，这些孩子的孤独是家常便饭，

他们孱弱、光着头的额上眼睛哭得发了红，

.....

假如母亲突然发现他这副惨相害怕起来，

给一点言不由衷的怜悯，这深深的温情

不是恩赐给孩子的，而是对她自己惊讶的犒赏

.....

——《七岁的诗人》

后来他这样写诗反抗母亲的专断并认为这是一种母性的私心而不顾孩子的委屈。兰波上学以后，顽皮，乖巧，学习勤奋，由于母亲要求极严，而他又天资聪明，因而几乎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并多次获奖。他有一次闯入叔父家的一座库房里，发现里面放了许多古旧的书籍，于是他开始以幼小心灵饱吸知识的汁液，来补偿小学课程过于缓慢而留下的不满足状态。那些书中有的是讲古老的神秘术和炼金术的，这对于他后来的人生道路起到过重大影响。他七岁开始写诗，写小说，写那些半是涂鸦、半是幻想的作品。

……写那大漠的生活，那里有闪着

迷人之光的自由，

森林、阳光、沙岸和无边的草原！

他浏览带图的小说，红着脸

看黑脸西班牙和意大利女人的巧笑。

——《七岁的诗人》

兰波的聪明和好学是惊人的，他是一位天使般的孩子，一对水灵灵的大眼睛几乎成了他透视人间真谛的犀利武器，他喜好艺术和文学，因为那是蕴藏着人类文明结晶中最丰富、最珍贵和最

迷人的宝藏。他善于学习，善于从人们不注意或熟视无睹的事物中洞见许多幽深缥缈的东西，从“俚俗的绘画，门楣上的装饰，杂技团的布景，招牌上的标记，民间彩色画，不时髦的文学作品，教堂的拉丁文题铭……老太太们喜欢读的小说、童话、儿童读物、古老的歌剧、天真的小调”^①等吸取着营养，从大自然的浑朴，广阔和荒蛮里捕捉着诗歌的自然节奏和韵律，通过孩提烂漫无羁的幻想创造着种种形象和诗歌的境界。他在中学里连获三十多次奖，尤其是他的拉丁文诗歌在杜埃科学院组织的比赛里获一等奖，并在该院主编的杂志上发表，这使得兰波成为查维勒小城小有名气的学生。他的诗歌引起了师长们的注意和极大关注，校长吩咐破格给他一种可以在校图书馆和市图书馆自由阅读的方便，使他如饥似渴的求知欲获得了满足，并开始在写作上大见长进。

一八七〇年一月，兰波十六岁，在一个叫作《大家读》的杂志上发表了《孤儿们的新年贺礼》，同年他们的学校来了一位年轻的修辞学教师伊赞巴尔，几乎成了兰波步入当时巴那斯派^②圈子里去的一位启蒙导师，他介绍兰波读拉伯雷、雨果、庞维勒的作品，开始使兰波正式走上了诗国的大道。他在回忆兰波给他留下的印象时写道：他“表情有点庄重，但温存而伶俐，指甲很干净，作业本上没有半点墨渍，作业做得惊人的正确”。少年的兰波，文静而帅气，聪明过人，他将那些大作家们的大部头的作品阅读得神速而仔细，而且常常发出惊人透辟的见解，因此更使这位教师欣赏。两个人一时成了忘年交的好朋友，后来这位修辞学教师成了教授。兰波开始给巴黎著名诗人庞维勒写信自称是“被缪斯所点化过的孩子”，“热爱理想之美”，“永远崇拜两位仙人：缪斯和自由”，^③并寄上自己写的诗作。当年七月普法战争爆发，

① 《狂想（二）·语言的炼金术》。

② 十九世纪下半叶法国诗歌流派，强调技巧和形式的完美。

③ 一八七〇年五月《致庞维勒》。

颇使兰波受到鼓舞。他曾多次抱怨自己晚生了一个世纪，不被人理解和英雄无用武之地。此时兰波认为时机到来，他决计要走出这座四处被石头拥挤着的狭隘小城，走出这个消息闭塞、物质匮乏、书籍陈陋的小天地，要到巴黎去领略那风云呼啸的大都市的现代文明和光顾巴那斯诗人们的沙龙的幽静：

我是幽暗的木椅上的学者，树枝和雨点
扑打着书房的窗棂。

——《童年》

这时他仿佛将自己的未来和命运与法兰西的命运联系了起来，他将新发给他的奖品——精装本的书籍卖掉当作路费买了一张去巴黎的车票，决计去巴黎。但在乘车途中被警察发现，他的车票费不足以去巴黎，于是便把他当作流窜少年关入拘留所。后来由其老师伊赞巴尔出保获释。兰波对此次失败甚感沮丧，但是没有甘心，以后又连续两次出逃，由于没钱买车票，只好步行：

我走了，双拳插在空瘪的衣袋里，
外套的褴褛显得格外神气。
我在苍天下走着，缪斯，我是你的信徒，
哎呀呀，我梦想过辉煌的爱情！

唯一的短裤带个大洞，
我是梦想的小拇指，奔跑着撒出
诗韵。我的客栈在大熊星座，
漫天星斗发出甜美的籁声……

——《流浪》

两次出逃，两次失败，但又仿佛是与社会现实的具体碰撞与探索，他备尝了世态艰辛，也亲眼看到了社会的深刻矛盾与潜在的危机。他的出逃失败了，但却使他与缪斯的灵魂更接近了。正如他所主张的那样，他写出了“灵魂对灵魂交谈”那样的诗章。但这些诗章几乎和浪漫派的诗章里的情调迥然不同，他的诗的节奏就像静夜里凝露的天籁一般自然清纯，他的诗的语言像从崇山峻岭的深处流淌而出的清泉，他的诗的缤纷而富有才气的意象仿佛是古老童话里的仙人那样潇洒而纯朴……他的语言带着半乡半城的青年人的稚气和活泼，这些仿佛在任何书卷上都难以找得到的。因而，他也有权要求他的读者“应该在早晨浴着阳光，沾着露水去阅读”^①。他写了在寒冬的夜晚，一群饥寒交迫的孩子们穿着单薄的衣服，趴在烤面包作坊的窗前垂涎三尺地渴望能吃到那发着热气的面包的可怜情景：

他们谛听着烤面包的吱吱声，
面包师得意的油嘴里
哼着古老的小调。

他们拥作一团，动也不动，
通亮的气窗里扑出热气
温暖得像母亲的怀抱。

……

当温暖的窗口吹出生命的气息
襁褓衣衫下的小心灵
是那么欣喜，

① 一八七〇年八月《致伊赞巴尔》。

他们又重新感到生活的乐趣，
可怜的小耶稣们挤在那里
披着一身霜花。

把粉红的小嘴巴紧贴在
窗棂上，在窗前发出
低低的咕啾……

——《凄惶的孩子》

他还写了《绿色小酒店》《狡黠的女子》等名篇，写他路途上的所见所闻所感，写那在酒馆里的服务小姐如何向这位翩翩少年暗送秋波和调情：

她那颤抖的手指
在那带毛绒的粉面桃腮上徜徉
带着童贞的朱唇露出愠气微哂的模样，

她收拾着盘子为了讨我欢心故意靠近我的身旁，
继而理所当然，给了我一个吻的恩赏，
并喃喃地说：“瞧你，你的脸蛋可把我凉得够呛……”

——《狡黠的女子》

将那些下层小人物们写得栩栩如生，活灵活现。总之兰波的写作视野一下子拓展了开来，他见到什么都感到新奇和富有灵感，因而灵动的诗思总是给他带来出人意料的体察与创造的新的飞跃。但现实仿佛是他梦幻的一个十分广阔的框架，当他带着绮丽梦思不羁地飞翔时，他是那样的烂漫而自由；但当他试图超越这一框架——而就其本质来说，是注定要超越这一框架为其历史使命

的——时，他便被粗糙的现实所桎梏，所打击，因而在他心灵里又产生了另一种东西，即对现实的消极性的理解，他的因缺少金钱而未能走出原始的禁锢的事实使他感到了金钱的力量，因而对金钱的渴望和对知识的渴望，对艺术的探求与创造的渴望构成了他焦渴如焚的精神状态，这便是他后来在诗歌里所大量表现的一种“饥渴精神”。他总感到现实的事物对他这样一位天才来说仿佛都是过于吝啬的，所有事物都像是沧海一粟似的渺小，九牛一毛般的微不足道，如梦中流萤般的飘拂不定，他便进入到了一个纯幻觉的天地里去。

远离禽鸟，畜群和村姑，
我蹲在楠竹丛中，
四周绕着绵绵的榛林，
在这午后温煦的绿雾中能喝到什么？

年轻的瓦兹河焉能解我的渴，
山村无声，草甸无花，天空布满阴云！
家乡万里，浊酒千壶，何以慰我哀愁？
几滴乏味的金汁使我汗水淋头……

——《语言的炼金术》

他既渴望能从语言里提炼出比黄金还宝贵的真纯诗髓，又渴望从与现实的搏斗里获得真正黄金的报偿以满足艺术追求中的物质需要。这些悬念常常在其诗章里闪现，并迸发出一种如迅雷闪电般的绚丽。

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偶然的时机结识了当时著名的青年诗人魏尔兰（Paul Verlaine，1844—1896）。当时魏尔兰已蜚声于巴黎和外省诗坛。兰波读到了他的《华宴集》，而且读到了关于《好歌

集》的大量书评，“这是同一位诗人的一本小诗集……我没有读过它……但很多家报纸都说它好”^①。于是他写信给当时居住在巴黎的魏尔兰要求去拜见他，并将自己的几首诗寄给魏尔兰。当时正因巴黎公社事件而沉沦潦倒、在其岳父家过着寄人篱下生活的魏尔兰见到兰波的诗后，惊讶不已，这些诗竟写得这样好和有才气，几乎胜过了一向极为自负而又以才气名满巴黎、曾踌躇满志的他，他马上想象到这位外省青年是一位前途无量的诗人，他马上回信给兰波，并寄足了路费。于是兰波在魏尔兰的帮助下一跃而跻身于巴黎先锋派的诗人圈子。

兰波来到巴黎，带来了比当时诗坛上流行的最优秀诗章还令人瞠目的新作《醉舟》，表达了巴黎公社以后萦绕在青年人心灵深处怅惘、彷徨和不知何为出路的苦闷与悲哀。但他的文笔是那样的含蓄，那样的幽晦，那样的富于梦幻情调，以致大多数读者只感受到其中一叶孤舟无力地随着大海的波涛漂流的那种迷离惆怅和经历的种种人世间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奇特景观与境界，但却触摸不到诗人心灵最深处的苦恼与悲观的泉口。因而，从这个角度上说，兰波的《醉舟》是其诗歌创造走向成熟的一个鲜明标志。

魏尔兰将兰波介绍给他在巴黎的朋友，并每天形影不离地和兰波在一起厮混，不是“在圣·米歇尔大街的一隅的酒店里”和其“醉哥们儿”诗会的诗人们一起喝得酩酊大醉、赋诗论文，便是和魏尔兰一起切磋诗艺、交流对时事与艺术的见解。魏尔兰曾经在回忆录中写道：“他个子很高，很健美，像个运动员，生着流浪天使般的鹅蛋脸，一头梳理得不太整齐的栗色头发，一双有点惴惴不安的湛蓝色的眼睛。阿登纳省人，讲一口漂亮、带地方

^① 一八七〇年八月《致伊赞巴尔》。

口音的法语，但地方口音很快地融入了巴黎人的语言之中……”^①兰波的到来使魏尔兰的精神得到了振奋，他将兰波的诗作发表在了他的朋友们主编的杂志上，从此兰波蜚声于巴黎诗坛。魏尔兰还将兰波带到他们一年一度诗人们举行笔友盛宴的“憨朴老实人饭店”。这次宴会是马拉美和兰波见过的仅有的几次面的最庄严的一次。之后马拉美在其《论兰波》里写到他对兰波的印象时说：兰波人长得挺秀、帅气，带着乡村少女的那种莫名的自负与狡黠，一双手很大，因而，又仿佛有点洗衣女郎的神姿，鹅蛋脸上带着淡淡的雀斑……^②当时巴黎报纸上关于兰波带有传奇色彩的传闻和描写几乎使人眼花缭乱。有人更为形象地描写兰波：“这位阿登纳省青年人带着落落大方的风姿，嘴叼大烟斗，长发垂到脖根，带着玩世不恭和漫不经心的神情，向着一切规则和法规挑战……”“一双眸子像灼金的星子一般犀利，像夏夜一样的深沉；嘴巴被造反、揶揄和残忍的快感神态所丰盈和损害；一双有力而宽大的手流露出安逸并使人战栗……”^③兰波也的确不负魏尔兰及其友人的厚望，他连连抛出了自己的诗作，公开将同情巴黎公社的诗章公之于世，在巴黎引起巨大反响。巴黎的报纸及舆论渐渐以不同方式向这位初出茅庐的诗人发起了攻击，接着是魏尔兰家的矛盾与日俱增，同魏尔兰刚刚结婚的玛蒂尔小姐亦认为兰波的到来破坏了她的家庭幸福并时时向魏尔兰发泄不满。兰波是一位极为机灵而且颖慧的诗人，他很快感到他魂牵梦萦的巴黎虽然使自己名噪文坛，但那等级森严、重门户之见、重财势的世风对自己发展极为不利，于是他怂恿魏尔兰离开巴黎和他一起去国外寻找发展的出路。魏尔兰虽然才气很大，而且颇有影响，但由于当时巴黎的整个气候使其不太舒心，便决然地抛下了刚结婚

① 《魏尔兰全集》第二册第六四四页，伽利玛出版社七星文库本。

② 《马拉美全集》第五一三页，伽利玛出版社七星文库本。

③ 亨利·芒多尔《马拉美评传》第三三二页，伽利玛出版社一九四一年版。

而又怀了孕的美貌妻子去了比利时。

兰波和魏尔兰一起以教书为业，同时亦各写各的诗章，但日子过得相当狼狈。后来两人又去了英国（一八七二年九月），他们从布鲁塞尔出发，途经比利时的奥斯坦德，再经英国的多佛尔，到达伦敦。他们在艰难的时日与流浪里，穷困潦倒，历尽磨难；时而与流浪者为伍，时而又参加社交活动。兰波作为一位聪颖而敏感的诗人，在与社会现实的撞击中其诗歌创造的灵感也达到了一个高潮，诗的格调由一般的灵感印象式的天才抒发而开始走向了对于人生哲理更深沉的思考甚或近于疯狂的清醒，对于梦想与现实、瞬间与永恒、有形与无形等的思辨问题也渐渐达到了玄思的程度。而其与魏尔兰间的矛盾也渐渐明显地达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他越是感到生命欲望追求的狂烈，就越是产生了精神与肉体饥渴之感；他越是在幽暗中去追求光明，便越感到现实的粗糙而酷烈的不可逾越性；他的狂想与奋飞愈高，便愈觉得被现实收束得无能为力和无可奈何，他仿佛觉得自己落入了人间地狱之中，做了一场十分可怕的噩梦，并在蓦然醒来的时候，遍体冷汗淋漓而夜色已然深沉了，他惊恐，愤怒，挣扎，便决心与“地狱”告别……他决计与魏尔兰分道扬镳，不愿再过这种在一望无际的苦海之中跋涉的生涯，他离开了魏尔兰……但魏尔兰此时已与其家庭关系破裂，并对兰波怀着一种钟情与依恋，对兰波的意欲背叛极度愤慨。一八七三年七月，魏尔兰将兰波招到布鲁塞尔，并试图用手枪威胁，不小心走火打伤兰波的手腕，从而魏尔兰被比利时当局判处两年徒刑。

兰波在罗什写下了他著名的散文诗《地狱里的一季》，似在向他的前段疯狂生涯告别。之后他又在伦敦和另一位诗人日尔曼·努沃（Germain Nouveau，1851—1920）在一起小住一阵，修改补写了他的最后一部诗集《灵光集》，之后便渐渐地与诗坛生涯诀别了。《灵光集》是一部比《地狱里的一季》更为璀璨的诗

集，这部诗集确切完成的时间专家们尚有争议，但一般认为这是其较晚一些的诗作的合集，成分比较复杂。其诗中的强烈的幻灭感和灵光四射的喷薄之状亦臻于极点，犹如流星划破夜空时那臻于白炽化的一瞬，既是它的泯灭，亦是它璀璨之光一瞬的永恒。其诗章里那些迷离惆怅和如真似幻的境界，仿佛是他的整个精神气象的文字注脚和一部神秘的历史。总之，在思想上接近于《地狱里的一季》，而在艺术上则更为朦胧和充满感觉近于爆炸性的抒发，不知诗人是在时光的急流湍浪间的一种眩晕感，还是在其经历了一种漫漫跋涉之后醒来时在一个陌生的处所注目的那种陌生与茫然之感。总之，如果说《地狱里的一季》仅是其对艺术认知的一种彻悟的萌动意识，那么，《灵光集》则纯属清醒后的一种彻悟与怅惘。如果说几年前他还怀着“我是另一个人”的神秘感和好奇来试图注视自己，那么现在他几乎是全然地拥抱了自己，只不过是像安徒生的童话里卖火柴的小女孩那样，他所拥抱的是自己一个被现实击得支离破碎的绮丽梦幻……那些碎片也像萤火虫一样地蠕动着，飞动着，不久亦将随风飘去。他那青年时代意气如虹的瑰丽与豪迈，他那试将地球翻个个儿的抱负，他那试图在人间创造各种奇迹的壮志都随着他留下来的零零散散的诗章消逝了，诗人的兰波，真正诗人的兰波，不复存在！他喊出了最后一句绝望的呐喊：“艺术是一件蠢事！”他也许是认为自己在人生道路上误入了歧途，但他却真正实实在在地做了几年诗人，仅仅几年！但也仅仅是这几年，却比其以前的几个世纪、也必然比以后几个世纪的许多诗人们所创造出来的诗章更为纯粹，更为新鲜，更具有生命的活力……

“我将自由地支配灵与肉的真理。”他在向地狱告别时发出了这样的呐喊。当他回首往事时，他写道：

沙岸茫茫，留着黑色村落和真实阳光的印迹：啊！

如魔幻之井，晨曦孤独目光的眨动……

实际上他没有在人生的道路上倒下去，他只是在乘着梦幻之翼的精神遨游里蓦然醒了过来，清醒的目光如晨曦眨动的目光，照亮了他梦幻的残片犹如春之衰残里纷落的花片……兰波是一位极为聪明的人，他的成功在于他的聪明，他的失败更在于他的聪明；他那颖悟的智慧触角只是在转瞬间便将世代人所没有完全参破的真谛机锋一下子参破了，就像他诗中所写的那位拥抱了光明女神的孩子一样，就在他拥抱了光明女神的一刹那间，他也便从精神绮丽的疯狂中跌落了下来！悲伤吗？的确；“哀莫大于心死”，他的艺术之梦的破灭，更确切说，他通过艺术对整个人世的虚伪与险恶的感受使他沉入了比死亡还彻底的静寂之中。

我终于感到我的这种混乱的精神的神圣：我慵慵怠怠，受着重热的折磨，我羡慕动物的幸福：蛹，体现着未成形成状态的天真；鼯鼠，体现着贞洁的困倦……

——《狂想（二）·语言的炼金术》

一位那样充满活力、激情奋发的青年如何一下子变成了将自己降低到动物之下的精神状态，其心底的痛苦与悲哀，他的情感濒于凝固的冷漠，他的思想中闪发出的超越着人类智慧幅面的灵光却使人深深慨叹和不禁潸然泪下。我国古人曾有“望空羡飞鸟，临渊愧游鱼”的诗句，自叹自身囿于寰中，滞于尘凡之内，亦有“但愿长醉不愿醒”荡气回肠的浩叹，但兰波这样一位实际涉世未深的青年诗人竟然一下子能够力挫先哲，气贯诗仙、诗圣的机敏与智慧又不禁使人由衷敬佩和感动。